



打牌三缺一,急坏三个人。王五喊张三过来凑个手。

张三说,不会。张三说不会,其实是牌技不精,至少跟王五他们一帮牌友相比差远了。

王五跟其他两个牌友一起起哄,怎么说不会呢?上次跟李四他们还打呢?

还是三年前的事,李四叫过来凑个手。如今,李四已当了领导。

张三脸红了红,好像自己说了谎。有个深知朋友重要的人士说,有朋友走遍天下,无朋友寸步难行。这句话像印章一样刻在张三的脑子里。

输了五百块钱,张三心疼得像掉了一块肉。张三在心里算了一笔账,五百块钱可以买一件好上衣。张三捋了捋上衣的袖子,起毛了,张三没舍得换。五百块钱可以安排一顿饭,上次吃了朋友的,人情还没还。张三在心里,算了一笔账,又算了一笔账。不算不知道,一算吓一跳。哎呀,五百块钱可以办好多少事。

张三疼得嘴里吸凉气,似乎被蝎子蜇了手。张三下意识一甩手,哎呀,手甩到茶几棱角上,流了血。

刘春花走过来,抱怨张三,怎么这么不小心。随手从口袋里取出一个创可贴,给张三贴上了。

张三奇怪,刘春花口袋里怎么会有创可贴?她怎么知道我的手指会碰烂?张三的思想开小差,手指的疼痛轻多了。

张三没敢说,自己输了五百块,他怕刘春花吓吓他。

王五他们再找张三凑个手,张三把手举起来,告诉他们手烂了。

王五看张三的眼神怪怪的。张三刚进家门,刘春花就问张三,你

消灾

◎韦如辉

没事干了吧,三缺一,快来



不是在单位得罪了人?

张三挠了挠头,回答说没有呀,你不是听说什么了?

刘春花没说听到什么,也没说没听到什么。她反问张三一句,他们经常聚会咋没叫上你?

刘春花说的他们,肯定指的是王五他们,他们打完牌,喜欢聚一块喝酒吹牛。

刘春花肯定碰到过他们。他们也许故意调侃刘春花:你家的张三呢?是不是把他养起来了?张三不在场,对于他们的嘴脸,再清楚不过了。

有一次,刘春花很慷慨地掏给张三五百块钱说,拿着吧,跟他们打个牌取个乐,人生不就是那么回事嘛。别把钱看得太重要,钱是人挣的,旧的不去,新的不来。

刘春花说得一套一套的,张三听得一愣一愣的。怎么回事,曾经,为了一百块,刘春花跟他生了一个月的气。那一个月,简直不是人过的日子,张三憋坏了,差一点到按摩房找个小姐发泄。

王五再找张三凑个手,张三爽快地答应了。王五他们高兴得不行,抱着张三的头就亲,就差啃下一块头皮来。

五百块钱又输完了。张三说,不打了,

下次吧。张三说的下次,是想等刘春花再开恩。

王五说,钱不是问题,我借给你。友谊才是最重要的,张三同志啊,友谊是可以花钱买来的吗?

张三觉得王五说得有道理,钱是买不来友谊的。

张三输了借,借了输。到年底一算账,乖乖,借了王五一万块钱。

一万块钱可不是个小数字,张三急得抓耳挠腮。

张三在床上翻来覆去睡不着,刘春花问,有事?

张三说,没事,我一个小科员,能有什么事?

干嘛像掉了魂?刘春花不满地翻了一下身,该不会又养小三了吧?

刘春花这句话,像一根针,戳到了张三的疼处。

前些年,张三确定有过这样的想法,但是被刘春花发现并及时处理了。

张三只有实话实说,欠王五一万块钱的赌债。

刘春花转过身,瞪着眼看张三,就这事?张三双手抱着头,唉声叹气地回答,还能有啥事?张三怕刘春花的巴掌甩过来,如果甩到头上,一定很疼的。

刘春花咯咯咯地笑了起来,好像刚下了一个蛋。

张三从指头缝里偷看刘春花,刘春花脸上真的开了花。张三想,咋回事,她真的高兴?

刘春花说,花钱消灾。刘春花说过,转过身睡了过去,一会儿便响起轻微的新声。

第二天,刘春花往张三口袋里塞了一万块钱。

张三激动得不得了,冲着刘春花的背影,连续抛出三个不一样的飞吻。

张三之后得到确切的消息,刘春花打牌输了两万块。

张三气不打一处来,他发誓要好好教训一下这个败家娘们。

刘春花满面春风进了家门,张三攥紧的拳头却松下来。张三想,花钱消灾,



小镇梧桐

◎陈浩

城市发展到哪里,哪里就会有梧桐树。不管是北京、上海还是新疆西藏,梧桐正从凤凰专属的休憩点,沦落到钢筋水泥夹缝中的配属物。好在梧桐本身是美丽又自带风情的存在,才能抵抗得了这铺天盖地的俗气。

我老家展沟,在亳州最南端。小时候镇上没有行道树,脚力之所及只有泥河堤坝和一条到临近村庄的路上才有梧桐。相比于槐树、杨树、柳树、枣树、梨树、柿子树,好像梧桐是那个时候唯一一个不以树字落款的树,就像学校里那穿着洋气、举止礼貌、声音温柔的女孩,名字都带着仙气。

仙气吸引着人们,也拒绝着人们。梧桐不开花、不结果、树叶牛羊也不爱吃,树干粗而光滑,天然不是攀枝爬树的好对象。人们不反感,但也绝生不出遍地种植的兴趣,形单影只倒也符合那冷冷的气质。

中国人总是极尽一切办法从万物中索取,特别是对貌似无用的东西,非得找一个存在的理由才能释怀。这事关天人伦,因为没用的东西是不能存在的。

到了秋天,或者是害怕孤独,或者仅仅是担心被嫌弃无用而遭砍伐,梧桐开发出了一些本领,去迎合小镇的居民。

首先是树皮开始一片片脱落,而这正好是传说中和蒲草一样的驱蚊利器。总是被嫌弃的小孩和害怕被嫌弃的梧桐同病相怜,找到了一个连接点,结果当然是还没准备好脱落的树皮也被强行扯下,留下深深浅浅的疤痕。

中秋节是梧桐树大放异彩、发光发热的时候。镇上有习俗,节日当晚火把游行,起于何时没人能说清楚,周边村镇也没有类似风俗。当然也没人去追究,这是一个老人展示仁慈、中年炫耀技巧、年轻人放肆青春的舞台。日落月出时分,就是火把的世界。除了轮胎、破布、煤油这些随手可得、随做随用的东西,有点技术含量就是梧桐树的圆球了。

无论平日里多么严苛的父母,都不会拒绝孩子的这个请求。提前一周,选择将熟未熟、略带青色、干湿适中的圆球,浸泡在盛放煤油的瓶子里,拧好盖子,静等时光。中秋节当天,取出圆球,火柴一点,蓝色的火焰附着其上,又好像完全没有接触,绚丽又迷幻。用细铁丝穿上,悠起来就是一个火环;两三个一起,双手合作轮番抛起再接住,绝对有范。

这几乎是唯一的机会,梧桐可以像其他树一样,有人仰视、给人快乐,当然这一切是建立在许多梧桐树的圆球尚未成熟就惨遭荼毒的基础上。反正熟了也没地儿发芽,发芽也注定被拔除。



一只屡栽跟头的蜘蛛

◎赵盛基

小时候对蜘蛛感兴趣,尤其对蜘蛛织网很好奇。

一天清晨,看到一只胖胖的蜘蛛顺着自己吐出的又细又亮的丝从房檐上垂下。丝的一头粘在房檐上,另一头在蜘蛛的肚子里,它边吐吐慢慢地下降,渐渐地向地面延伸。

我惊叹,纤细的几乎看不见的蛛丝竟能悬挂住如此“庞然大物”,太神奇了。

正当我惊奇之余,突然,蛛丝断了,蜘蛛被重重地摔在地上,栽了个跟头。

少顷,蜘蛛爬了起来,贴着墙壁重新爬上了房檐,又开始吐丝,悬挂下来。

我看着好玩,但不知道它想干什么,边问父亲。父亲说,它是想下到地面,再爬上旁边这棵树,把丝拉到树上,给房檐和树搭一座桥,以便织网,不达目的它是

不会罢休的。

为了验证父亲的话,我继续观察正在下行的蜘蛛。可是,快要接近地面时,蛛丝又断了,蜘蛛又栽跟头了,断掉的蛛丝随风飘荡。

没想到,蜘蛛真有耐心,又折返回房檐,继续重复同样的动作。

记不起这个蜘蛛栽了多少跟头了,大概不下10次。可贵的是,无论失败多少次,它都不放弃,始终坚持不懈地爬上爬下。最后,它终于成功地把丝拉到了近在咫尺而对它来说有点遥远的树上。至此,它开始依托这根丝线织网,直至织出了规则、漂亮的网。

虽然屡屡受挫,但它毫不气馁,终于达到了目的。接下来,它张网已待,等候猎物自投罗网,成为它的盘中餐。相信,它的坚持终将有回报。

梅花香

◎刘建

当梅花绽放,香气飘逸
北风正盛,删除枝头全部的绿叶
无处躲藏的阵阵花香
压弯了删繁就简的梅树枝
蜜蜂畏寒不来,我独享一段好时光
截取一段梅花香
再拾取鸟儿遗落的几声啼啭
让季节生动,让人间温暖

春雨

◎刘孟生

春雷惊晓梦, 沐濯花灿灿,
丝雨落纷纷, 光照水粼粼,
嫩柳滴柔露, 灵雨催千色,
园林抚雅琴, 清涤万物新。

分类广告 招生招聘 征婚交友 车辆转让 家政服务等业务 本栏目由: 亳州晚报社主办 联系电话: 0558-5580861

广告投放热线: 0558-5580861

房屋出租 文化巷工会家属院五楼, 100平方米楼房出租。空调、冰箱、洗衣机、热水器等生活用品齐全, 拎包入住。 电话: 13856729000

代理记账 代办公司 恒欣会计公司, 希夷大道241号 电话: 0558-5117555 15156789830 15056789222

金财税会计学校 春季招生(基础班、全能班、账务处理班) 火热报名中, 即将开课! 电话: 5581122 5990678 地址: 1. 光明路美安大厦七楼 地址: 2. 利辛路291号(三中对面)

房屋出租 市区希夷大道与光明路交叉口南10米路东有旺铺一间出租, 160平方米, 价格面议。 联系电话: 13966513526